



生命拔节的 声音

吴敏 / 著



文匯出版社

生命拔节的
声音

吴敏 / 著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命拔节的声音/吴敏著.—上海:文汇出版社,
2018.7

ISBN 978-7-5496-2635-9

I. ①生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27257 号

生命拔节的声音

作 者 / 吴 敏
责任编辑 / 乐渭琦
特约编辑 / 羊明东
书名题字 / 蔡崇武
装帧设计 / 袁 丁 沈 庠

出 版 人 / 桂国强
特别策划 / 蔡崇武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照 排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印刷装订 /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/ 2018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/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/ 787×1092 1/16
字 数 / 310 千
印 张 / 21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96-2635-9
定 价 / 38.00 元

谨以此书献给为边疆建设、
边疆各族人民福祉而献了青春献终身、
献了终身献子孙的我的同时代老大学生们！



目 录

引 言

第一章

- 第一节 一个匆忙来到世界上的小生命 / 3
- 第二节 江南故乡的温馨记忆 / 6
- 第三节 “寻亲启事”找到的姑父母 / 8
- 第四节 我的父母亲是有故事的人 / 12
- 第五节 在护城河边长大的姐妹俩 / 16

第二章

- 第一节 从读书迈开的人生第一步 / 21
- 第二节 童年烙下时代印记的两件大事 / 24
- 第三节 一生铭记的启蒙老师 / 25
- 第四节 江南文化激起了我的生命涟漪 / 28
- 第五节 封建式家教与淑女的养成 / 33

第三章

- 第一节 徜徉在书香气息浓郁的重点初中 / 38
- 第二节 我差点成了苏州艺校的学生 / 42
- 第三节 三年困难时期的“瓜菜代” / 44
- 第四节 从学校的课堂到农村的“双抢” / 47
- 第五节 万里跋涉回乡探亲的慈母情 / 52
- 第六节 申请入团的漫漫长“争”路 / 55
- 第七节 一生相聚仅十四天的父与女 / 57

第四章

- 第一节 百年名校的师生情和谊 / 62

- 第二节 课外阅读带来的小波折 / 64
- 第三节 电影学院向我伸出“橄榄枝” / 66
- 第四节 “白衣天使”让我无限神往 / 71
- 第五节 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学医梦 / 75

第五章

- 第一节 繁华都市里的新天地 / 79
- 第二节 上海第一医学院振聋发聩的迎新会 / 82
- 第三节 “体育侏儒”参加了学院击剑队 / 84
- 第四节 每天快乐遨游在医海里 / 86
- 第五节 大学校园里的同窗情 / 89
- 第六节 参加中日青年首届大联欢 / 92
- 第七节 姑父母对我“另眼相待”了 / 95
- 第八节 第一次见习中的医患关系 / 97

第六章

- 第一节 击剑队里出了“副产品” / 101
- 第二节 大学里的最后半节课 / 102
- 第三节 政治运动的旋涡席卷校园 / 103
- 第四节 学习革命的女性林道静 / 104
- 第五节 上海高校的学生赴京受接见 / 105
- 第六节 随波逐流的冲动与受伤后的清醒 / 108
- 第七节 家乡并非避风港 / 111
- 第八节 情感禁锢年代里的情与韵 / 113
- 第九节 特殊时期的众生相 / 116

第七章

- 第一节 难忘“支左”的亲人解放军 / 119
- 第二节 工宣队给我们的特殊“见面礼” / 120
- 第三节 “调虎离山”与“突然袭击” / 122
- 第四节 “学农学工”的大学生们 / 124

第八章

- 第一节 父亲受审查致我被列入“另册” / 128
- 第二节 我被派性的魔鬼撞进是非之门 / 132

第九章

- 第一节 终于盼到了“复课闹革命” / 139
- 第二节 实习期被强行罗织“政治罪名” / 142
- 第三节 我终于被关进“牛棚”里 / 148
- 第四节 被工宣队绑上“问题学生”的十字架 / 152
- 第五节 工宣队居心叵测的毕业分配 / 154
- 第六节 我与刘钢没有爱情的婚姻 / 157

第十章

- 第一节 我来到了第二故乡 / 161
- 第二节 悲喜交加的南疆之行 / 167
- 第三节 神奇美丽的北疆我爱你 / 171
- 第四节 塞外江南的白杨树城 / 173

第十一章

- 第一节 走进部队的大熔炉 / 176
- 第二节 经受挑战极限的考验 / 179
- 第三节 我背起一倍于体重的大麻包 / 187
- 第四节 “大学生连”曲终人散再分配 / 192

第十二章

- 第一节 我的职业生涯第一站 / 197
- 第二节 抢救生命的上班第一天 / 204
- 第三节 “牙牙学语”的趣与乐 / 207
- 第四节 重回上海母校再进修 / 211
- 第五节 著名的妇产科泰斗们带教我 / 214

第十三章

- 第一节 我挑起了县医院妇产科的重任 / 219
- 第二节 每天面对新的业务“考试题” / 222
- 第三节 与死神赛跑的小刺激 / 225

第十四章

- 第一节 大女儿出生带来的苦与甜 / 229
- 第二节 夫妻间的裂痕与母亲的出走 / 235

第十五章

- 第一节 政局大震荡的 1976 年 / 241
- 第二节 父亲的冤案终于被平反 / 243
- 第三节 与我擦身而过的“研究生” / 246
- 第四节 接生六公斤重的巨大新生儿 / 253
- 第五节 “孔雀”为什么东南飞 / 254
- 第六节 小女儿伴随的乐和苦 / 258

第十六章

- 第一节 疾风暴雨式的计划生育运动 / 263
- 第二节 党组织温暖的怀抱接纳了我 / 265
- 第三节 伊犁副州长为我铺就的进修路 / 271
- 第四节 噪声不断的婚姻画上休止符 / 277
- 第五节 妇幼司司长称赞“了不起” / 281

第十七章

- 第一节 职业之路的新驿站 / 285
- 第二节 再见了,伊平的亲人们 / 289
- 第三节 进入全疆数一数二的大医院 / 292
- 第四节 刻骨铭心的南疆之行 / 297

第十八章

- 第一节 我被选为科室党支部书记 / 303
- 第二节 三甲医院的工作每天超负荷 / 307
- 第三节 新的工作岗位在召唤我 / 312
- 第四节 手中的“接力棒”将移交 / 320
- 第五节 愿生命的火花永远闪光 / 323

后 记 / 327

引言

我缱绻地躺在沙发里，窗外豆粒大的雨点急促地敲打着玻璃窗，屋里听到的是犹如清脆的金属声。呼啸而过的狂风裹挟着雨点，在空中翻滚着，飞舞着，于是，一曲带着边陲气息的撼人心魄的交响乐，开始冲击我的耳鼓，撞击我的心灵。

这样的声音，我太熟悉了！它豪迈，它雄浑，它博大，它似乎带着戈壁滩的野性。然而，我喜欢它，因为它带着我的眼泪和辛酸，带着我的回忆和感念，也带着我的喜悦和期盼。四十多年的边疆生活，我和我的父辈、我的子女、我们新一代的边疆人，都是在这暴风雨中跋涉，在这暴风雨中成长，在这暴风雨中谱写着生命的乐章……

也许我真的老了——人生七十古来稀嘛！说不清是怀旧情结，还是美好的联想，每当我看到这气势磅礴的暴风雨，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故乡纷纷扬扬的春雨。

我的故乡在长江之滨，坐落在美丽富饶的苏南平原、大江之阴。每年，当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春雨就会随之而来。江南的春雨富有个性，它是那么轻柔，那么温润，那么缠绵。它细细的，轻轻地飘荡在空中。这时，山是绿的，地是绿的，连小河里的流水也是绿的。柳树悄悄地发了新芽，地上开满了无名小花，小城到处是生机勃勃。然而，我最爱的却是遍布在山坡上、小河边、住宅后四季常青的翠绿的竹林。它们不随花色争春艳，只在严冬展翠袍。任凭天寒地冻北风狂，依然是竹叶青青不肯黄，枝条楚楚耐严霜。因此，凡是有竹根穿过的地方，一支支竹笋就会在春雨的呼唤中破土而出，不屈不挠地昂首挺立，不断给人们带来惊喜，在赞叹声中天天向上，并以哗哗啦啦的拔节声，宣示自己生命力的顽强。

这是生命的乐曲，是奋发的篇章。它和江南丝竹一样，是一种幽雅，是一种潇洒，是在不屈抗争后的成长。我总觉得这是竹子献给人们的最动听、最

美妙的音乐。然而，我更赞美它的是：“未出土时先有节，纵凌云处也无心。”

我终于长大了，离开了家，又远离了故乡。我从美丽的江南来到有两小时时差的辽阔边远的新疆。从学生到医生，从年轻到古稀，从女孩到母亲，从理想到现实，我就像江南的一棵翠竹，在这广袤的天地里扎根、发芽、拔节、成长……江南的春雨滋润了我，边疆的暴风雨锤炼了我。在这两个家乡，我努力着，坚持着，拼搏着。我始终编织着一个梦——为了一个女人的尊严，为了一名老大学子的信仰。我至今无怨无悔，像竹子那样顽强地生长。诚如有首诗云：“人生贵有胸中竹，经得艰难考验时。”

我不是哲学家，没有深入探究过生命的意义。但我知道，人的一生应该活出精彩来。因此，在生命的每一个节点上，我总是不忘初心、竭尽全力演绎自己的故事，并力争让每一个段落都是一份精彩、一个传奇。

外边的暴风雨终于停了，晚霞映照蓝天，夕阳无限美好。我离开温柔的沙发走到电脑桌前，电脑的按键又欢快地跳动起来，屋子里又响起我生命拔节的声音……

第一章

第一节 一个匆忙来到世界上的小生命

结束了一天的辛劳和晚餐，并按习惯看完新闻联播节目后，我又变成了“土豆”——蜷缩在沙发里，拿着遥控器漫无目标地“点播”。

突然，上海某电视节目中大眼睛幼女奶声奶气地推销剃须刀的广告，让我不禁哑然一笑，并下意识地摸摸自己虽已开始脱落，但仍算得上浓密的头发——这原本是“胎毛”呀！而且，这“胎毛”自出生以来，就从未剃光过。

据我幼时的相片，70年前，年仅10个月的胖娃娃就是那样：仅长了四颗门牙，但是细密的胎毛已经长到齐耳；圆嘟嘟的右脸颊上，不时显现的酒窝惹人怜爱，以致每晚都被邻居亲吻得双颊满是口水。当年，我时而安静得像只小猫，有模有样地翻阅着母亲自制的幼儿读物，乖乖的一声也不吭；时而瞪大了清泉般的双眼，摇晃着莲藕般的胖手，对着妈妈咿咿呀呀地诉说着什么。

1946年12月下旬，江南已进入寒冬。虽然刚过冬至，但有着厚重历史文化的古都南京，飘忽不定的雪花已撒了整整一天一夜。灰蒙蒙的天空下，皑皑白雪铺满地。傍晚时分，城内寒风凛冽，举目冰清玉洁。一位身材娇小、面庞清秀的孕妇，穿着蓝底白花的棉袄，正吃力地挺着肚子，痛苦地皱着眉头，由一位略微年长、略显壮实的少妇搀扶，来到五台山下的教会医院。

“不能走了，可能要早产，必须要住院。”接诊的外国大夫一脸严肃地说道。“可是月份不够，才七个多月呀！”陪同的少妇迟疑地望着洋大夫。

临产的孕妇此刻已被阵阵腹痛搅得十分痛苦和烦躁，便带着恳求的神情对年长的少妇说：“二姐，就听大夫的话吧。”

“那我赶快去通知云奇，你别着急！”

云奇是孕妇的丈夫，姓阳，远在武汉大学任教，每学年只有寒暑假才能回

家。可现在离放寒假还有一段时间,能否请假尚不可知。

时光一点点流逝,阵痛越来越频繁,孕妇的呻吟声也越来越急促无力。过了午夜,接生的外国助产士已经看见了婴儿浓密的胎毛,但胎头仍未有下降的迹象,便果断地对陪同的少妇说:“我们要马上用产钳把 BB 拉出来,否则就快要憋死了!”

在 20 世纪 40 年代,产钳助产就是用钢夹子夹住婴儿的头部,把整个小身体牵引出来。助产士的话,让两人听了目瞪口呆。但性格坚毅的二姐经过紧张思考,还是果断地同意了,并以家属身份签了字。性格柔顺的孕妇由于此时已别无选择,只能配合,任凭摆布。

深夜两点,孕妇终于在助产钳的帮助下,分娩出一名女婴。女婴的头很大,红嫩的体表上长着细细密密的毳毛,背上覆盖着大片又白又厚的胎脂,呈典型的早产儿特征。但初临人间的第一声啼哭还挺洪亮,似乎在向世人大声宣告,自己提前报到。由于体重仅 2.3 公斤,女婴被助产士直接抱进了保温箱。此时,离西方的圣诞节还有三天。

12 月 25 日上午,年轻的产妇还在休息,医院内响起了柔和悠扬的《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》(《我们祝你圣诞快乐》):

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

(我们祝你圣诞快乐)

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

(我们祝你圣诞快乐)

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

(我们祝你圣诞快乐、新年快乐)

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

(祝你平安)

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

(祝你平安)

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

(我们祝你圣诞快乐、新年快乐)

Good tidings we bring

(我们带来了好消息)

To you and your kin

(给你和你的家人)

随后，一位“圣诞老人”跳跃着跨进了病房，后面跟着由接生大夫和助产士组成的一串队伍。大家先用英语齐声向病房里的产妇祝贺新年，然后，“圣诞老人”从礼袋内捧出一个躺着新生儿的襁褓递给产妇，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：“这是世界上最好的‘圣诞礼物’！”产妇欣喜地接过，只见女婴额头上写着床位号，此刻正安静地睡着，粉红色的脸上，布满了皱纹，活脱脱像个老老太婆。

这名女婴就是我，产妇与另一位少妇，分别是我母亲和二姨妈。

当助产士询问“胎盘怎么处理？是你们自己要还是交医院”时，母亲忙不迭地回答：“我们自己处理！”她要二姨妈将我的胎盘，按照江南的民俗，埋在家里的院子里，这样就意味着她与孩子永不分离了。

心急火燎的父亲已于平安夜赶回南京。此刻他用英语与医师低声交谈后向母亲转告：孩子因为早产，必须在保温箱里度过足月。

母亲不舍而无奈地把新生的我交给了护士。穿着西装的父亲守在母亲床边，怜爱地为她擦汗拢头发，劝慰母亲“好好歇着”。父亲曾是母亲的老师，比母亲年长 19 岁。而母亲生我也才 19 岁，因此，父亲整整比我大了 38 岁。

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。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位泼辣能干的武汉大学女生。他们曾携一子一女乘江轮回祖居探亲，途中男孩不幸失足溺亡。失子之痛最终导致两人离异，并一直成为我们家庭的忌谈。

父亲长得很帅，祖上遗传的“多层眼皮”基因——大眼睛的上眼睑有三到四层眼皮，看上去特别精神。我在保温箱里“足月”后，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。虽然闭着眼睛在睡觉，但父母亲已经注意到我的眼裂很长，看来父亲的遗传因子已凸现了。母亲轻轻地亲了亲我的额头，然后将江南人俗称“蜡烛包”的襁褓，轻轻地放在自己身边。

第二节 江南故乡的温馨记忆

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支犹太人自上海进入江南这片富庶之地，从此便在此繁衍生息，其中一分支改为阳姓（百家姓里排倒数第五）。这段历史无从考证，或者只是个传说，甚至可能是无稽之谈。

我依稀记得姑妈讲过，祖父是远近闻名，专帮人打官司写状纸的“铁嘴”，亦称“刀笔吏”。由于辈分排行第三，后改名“阳铁三”。阳铁三虽家境贫寒，却写得一手好字，且能言善辩，故被江南乡绅大户孙家看中，将女儿许配给他，并陪嫁了十亩上好的水田。祖父母生了一子一女，长子即为我的父亲阳云奇，次女即为姑母阳明宝。

在父亲13岁、姑母9岁时，祖父母因病相继离世，一双孤苦伶仃的儿女就被舅舅家领养。每当看到表哥表姐去上学，姑母就十分羡慕，但寄人篱下也只能在家中纺纱织布，绣作女红，当个“使唤丫头”，以报答舅舅家的养育之恩。上学受教育对于女孩来说，是没有资格的，因为江南人认为，“丫头家”早晚是“人家的人”，不值得多花钱培养。

倔强的父亲从13岁起就离开家乡，独自在上海书局印刷厂勤工俭学，当排字工，并靠自己的努力完成了学业，直至大学毕业留在上海。之后，他曾执教于南京金陵女中，当过训导主任，后受聘于武汉大学任历史系副教授。我出生时，他正在武汉大学任教。

姑母从小对自己的亲哥哥有着强烈的崇敬心和依赖性，这是因为哥哥不仅是与她相依为命的唯一亲人，是唯一可以倾诉、藉以依靠、值得信赖的精神支柱，而且哥哥奋发有为、满肚子学问，是她头上的一方天。作为女孩，她唯一能学、能做的就只有女红。也许是得益于父母的遗传基因，她心灵手巧；或许是哥哥的榜样作用激励她求精求好，她小小年纪就把针头线脑的活做得无比精巧，让大人们都对刮目相看，人人赞颂。从9岁开始，她把自己对哥哥的亲情和思念，通过针线密实地缝进每一件衣服，多次托人带给在上海当学徒的哥哥，给哥哥一次次的惊喜。直至她老年时，这些陈年旧事还成为她经常回忆的美好往事、津津乐道的家庭话题和值得骄傲的个人资本，总是百讲

不厌。想想也是，现在9岁上下的女孩，大多还是吃饭不管饥饱，睡觉不知颠倒，独女整天撒娇，哪像我那当年失去双亲的姑母，不光是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，而且9岁就开始学当“妈”。

她对亲人的挂念和关爱，真可谓无微不至；把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每当她提起这些令她引以为豪、值得回味的往事时，我都感同身受般洗耳恭听，并且毫不吝惜、恰到好处地由衷赞叹，引得她像孩子似的开怀大笑。她曾在位于上海徐汇区的大中华橡胶厂当过女工，因抗日战争爆发，上海沦陷，她担心被东洋鬼子们抓“花姑娘”，故而像躲避瘟神般地回到江南出生地——江阴。

江阴是个山清水秀的著名小城，地处长江下游近入海处的南岸。境内延绵起伏的“三十三座半”山，像青翠欲滴的天然绿宝石，天女散花般地镶嵌在988平方公里的富庶大地上。长江的江面到此突然收束，最窄处仅1.5公里。奔腾不息的江水依然卷着漩涡、翻着跟斗，浩浩荡荡、势不可挡地东流入海。受地域影响，饮长江水长大的故乡人，除了方言与其他地方的江南人略有不同，在性格上还多了一份刚烈，几千年来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性格。

江阴是个人心齐、民性刚的英雄城市。明末清初，清朝统治者为了从精神上征服汉人，强令“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”。故乡的先辈们在民族英雄阎应元、陈明遇、冯厚敦等人率领下反抗异族侵略，留下了“八十日戴发效忠，表太祖十七朝人物；十万人同心取义，留大明三百里江山”的壮烈史篇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江阴作为长江天堑、江防要地，进行过著名的要塞起义，有力地支援了百万雄师横渡长江。

江阴是个人杰地灵的“澄江福地”。古已名闻江南的“南菁书院”——现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，始创至今已有135年历史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江阴出了许许多多名垂青史的人物。其中，担任海内外高校正副校长的专家学者有近200人，遍布海内外的教授、副教授数以万计。故乡被誉为“教授摇篮”“大学校长之乡”，真是群星璀璨，光耀中华！

江阴城中有一座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建造的宝塔——兴国寺塔。塔尖被当年直奉战争的炮火削去了一角，“毛笔尖”变成了“钢笔尖”。修缮后仍保留了军阀混战、百姓遭殃的铁证。兴国寺塔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更是古城故乡

的标志。其他主要的标志性建筑还有：1999年10月建成的江阴长江大桥，如今是中国“两纵两横”公路主骨架中，北京至上海国道主干线。古塔与大桥，已成为故乡的城市象征和名片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——孙中山先生，曾于1912年10月19日乘“联鲸”号兵舰，从上海吴淞口到江阴要塞炮台视察，并发表了著名的演说，号召全国的文明，从江阴发起。孙中山先生的纪念塔，现完好保存于始建于北宋、后更为现名的中山公园内。

第三节 “寻亲启事”找到的姑父母

我长到3岁时，新中国已经建立。因战乱而离散的兄妹——父亲和姑母，还在执着地互相寻找着。终于有一天，姑母听说报纸上刊登着她哥哥的《寻人启事》，顿时惊喜万分，当天就带着报纸心急火燎地赶到了南京。当时父亲不在家里，姑母见到了从未谋面的年轻阿嫂，此时已有了第二个嗷嗷待哺的小女儿。一见到小姐妹俩，姑母立即激动起来：“这是我的侄女，眼睛像我们阳家的人！”随即，她一把抱起正在静静地凝视着她的我，禁不住喜极而泣，任凭泪珠滚落。

姑母自9岁与父亲分离，兄妹俩一直天各一方。经过了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，又经历了前后四年的解放战争，今天总算见到了这世上唯一的亲人的骨肉。“昔别君未婚，儿女忽成行”。姑母内心五味杂陈，千言万语岂能表达！此时此地，曾经的度日如年的思念、兄妹离散的辛酸、寄人篱下的委屈和刻骨铭心的苦涩，一起涌上她的心头。当晚，姑妈见到了在金陵女中任职的哥哥。哥哥依然沉默寡言，只是抓着姑妈的手，在静默良久后说了句“我对不起你”，然后眼圈发红，又让她把妹夫请到南京。第二天下午，全家在隔壁的照相馆照了张全家福。这张现已微微发黄的黑白照，我一直珍藏到今天。

我在懂事后才渐渐知道，当年在故乡等同于孤儿的姑母，在她舅父家慢慢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。后来在媒妁的撮合下，嫁给了镇上绸布店的一个小伙计，据说是捐布、量布、扯布的。本来小两口日子过得还算安定平静，

但是身体羸弱的伙计，后来却不停地咳嗽、发烧，终于被诊断出患上了当时的“绝症”——肺癆(肺结核)。由于没能服上合适有效的药物，最后撒手人寰。

姑母年轻守寡，并且也染上了同样的疾病。好在未殃及生命，但是导致生殖道结核而终身未孕。没有生育过的女人，人生是不完整的，姑母常为此暗自流泪。可是女人的母性与生俱来，无法磨灭，甚至随着年龄一年年变大，她对孩子的喜爱日渐强烈。所以，她只要一见到邻家的孩子，尤其是胖嘟嘟的男婴或是女婴，她常常会忘乎所以地盯着看上一会儿，眼里流露出女性特有的温柔，母性独有的慈爱，甚至会走过去摸摸孩子的头，捏捏丰满的脸。对一些牙牙学语的幼儿，或正在蹒跚学步的稚童，会情不自禁地亲上几口，常引得孩子咯咯直笑，或是哇哇大哭。她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，常常会一边忘乎所以地盯着孩子，一边喃喃地自言自语：“我要是能生，早就比他(她)大了。”直至见到自己两个可爱的亲侄女，她自然视为己出，成日百般怜爱。她曾几次可怜巴巴、苦苦央求我母亲说：“阿嫂，你就给我一个吧！反正你年纪还轻，还会生的……”

同为女人，母亲当然十分理解和同情小姑。但是，也正因为是女人，没人愿把自己的亲骨肉送给别人，哪怕是自己的近亲或家人。因此，每逢此时，母亲都会一手搂着一个女儿，低下头，轻轻地、十分为难地摇摇头，或有意把话题岔开。每当此时，姑母都会悄悄地叹口气，然后用手轻轻地抚摸我和妹妹的小脸，之后默默走开。

我那时太小，对姑母与母亲说的话全然不懂。只是天性使然，把姑母当作自来熟的亲密玩伴，从来没有过半点生分。自从姑母来到我们家之后，每天都是我最开心的日子。我像小跟屁虫一样成天黏腻着姑母，“姑姑、姑姑”直叫。姑母没来过南京，不认路，只能拉着我的手，在家门口走走转转。我人小也不认路，但我会拉她走到家旁边的照相馆，指着橱窗内陈列的，我四个月大时拍摄的“标准像”——赤身裸体地抱着大花皮球，手腿胖得像莲藕一样，坐在那里展示我的“婴儿肥”。那时我的小屁股蛋胖得像小鸭子的一样，走路来一步一撅。我会不断地指着自己的照片，对姑母不停地介绍说：这是宝宝，这是宝宝(母亲对我的昵称)。

我5周岁时的一个春日，姑母第一次将我带回故乡踏青。据姑母在我懂